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霜降的色彩

钱续坤



陪母亲过重阳

张雪晴



如果把二十四节气比作一块调色板的话,在我看来,霜降的色彩是其中最为饱满,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。那寒霜的白,那枫叶的红,那菊花的黄,那茱萸的绿,那山芋的紫等等,无一不在告诉准备过冬的人们,这个节气不仅处处富有凌寒不凋的诗意,而且时时洋溢着经霜不败的壮美。

霜与露不同,尽管两者都是水汽遇到冷空气凝结而成,尽管前面都可冠以“白”字来形容,但是从质地上而言,露为液态,霜呈固态,用手轻轻地触碰,露是凉的,比较爽肤;霜是寒的,相对刺骨。深秋的清晨,走向郊外的田野,放眼望去,白茫茫的一层薄纱覆盖在大地上,宛若空濛的雾色在慢慢地氤氲。抬脚轻轻地走在上面,那“沙沙”的声音虽然细微,却十分悦耳,仿佛微风吹过树林,犹如蚕宝宝啃食桑叶。只是特别可惜的是,霜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,日上三竿,那晶莹剔透便踪迹全无,那洁白无瑕便香消玉殒,让人空留下“霜降碧天静,秋事促西风”的感慨和“霜降鸿声切,秋深客思迷”的喟叹。

民谚有云:“霜降萝卜,立冬白菜,小雪蔬菜都要回来。”看来霜降与萝卜的关系特别密切,可是吸引我眼球的,还是那主打的色调:“白”。“白”虽然也是一种颜色,可与红橙黄绿青蓝紫不一样,并没有被列入“七彩”的范围,这也预示着“白”更加淡泊,更加亲民。萝卜便具有这种默默无闻、甘于奉献的美德,它圆圆的身姿、素面的容颜,在秋天绝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。有趣的是,白菜虽有“白”的头衔,却以青绿取胜,这在枯黄肃杀的深秋,可谓是别有一种风情。难怪民谚又云:“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”,这两种蔬菜在霜降时节,肯定是一对相依相偎的孪生兄弟。不可忽视的“白”还有绽开笑脸的棉花,它们被采摘下来,摊晒在农家小院里,如一朵

重阳节那天,早上6点不到,我就被手机的消息提醒声吵醒。拿出手机定睛一瞧,只见弟弟龇牙咧嘴,沾满面粉的双手拿着一张被阳光照得耀眼的“奖状”,心中不觉一惊。

“姐,你比你早,妈妈给我颁发‘回家第一名’奖状呢。”弟弟兴奋的语气中夹带着一丝傲娇。

自从参加工作后,虽偶有假期,但总不愿意去折腾,不知不觉中减少了回家的频率。母亲虽没抱怨什么,但她仍希望重阳节这天我们能回家相聚。为了我们积极回家,母亲也费了不少心思。这不就提出,将她的退休金用来奖励我们回家的时间,谁在家待得时间越久,奖金越多。我们知道,母亲心里最盼的,是儿女们绕膝相伴的时光。

母亲特别喜爱菊花,重视重阳节。庭院里种植了很多品种,黄的、紫的、白的都有,秋色满院根本关不住这怒放的花仙子们。每逢重阳节回家,母亲跟黏人小孩般挽着我的胳膊,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宝贝菊花,还有总是说不完的家长里短。话题虽不新,但总能找到不同角度一再解读,直到我听得耳朵起茧。

母亲在这一天也很是忙碌。菊花茶、菊花糕,当然还有我最爱吃的糍粑糕。我不解,重阳节为什么要吃

朵白云,似一座座雪山,给人一种圣洁之美。摸一摸,柔软而又温暖;闻一闻,满是阳光的味道。

与“白”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“红”,那经霜沐雨的枫叶,如满山的云锦,若燃烧的晚霞,让人不由自主想起杜牧的诗句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那红红的高粱,一个个高举着通红的火把,站在秋天的田野里,欢呼雀跃地等待着刈割的镰刀。那拱出地面的山芋,红中透紫,紫中泛红,圆嘟嘟、胖墩墩的样子,着实十分可爱。还有菜园里的辣椒,叶子基本落尽,唯留下一枝枝蜡烛般的红艳,一眼瞟去,心里似乎燃起一团火,浑身顿时暖洋洋的,齿颊也生津起来,仿佛每一个毛孔都在“呼呼”地冒汗。

霜降时节,比较庄重的颜色还要数“黄”。黄灿灿的稻谷、黄亮亮的柿子、黄澄澄的玉米、黄嫩嫩的生姜、黄幽幽的桂花,哪一样不赏心悦目?乡亲们喜欢将“黄”与“金”连在一起称谓,“金黄”作为一种颜色,代表的是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;“黄金”作为一种珠宝,寓意的是稀有、贵重、有分量。说到“黄”,当然还少不了“嫩黄”“白媚秋晖,正坐清霜一夜飞”的菊花,民间自古也有“霜打菊花开”之说,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”,“池上凌霜菊,别来凡几秋”,菊花高洁而幽雅,傲霜而挺立,一直为古今文人墨客所吟咏、所歌颂。走进花丛欣赏美艳的菊花,说不定我们的心里也能织出一片彩锦来。

霜降的调色板里,其他几种颜色很有自知之明,它们懂得主次分明,从不喧宾夺主,请看那绿油油的是菠菜,黑黝黝的是芝麻,青乎乎的是大蒜,橙圆圆的是柑橘……真是五彩斑斓,美不胜收呀!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丹青高手,将这霜降的色彩描摹下来;抑或成为一名摄影大家,将这霜降的大美传播出去……

糕点?母亲耐心解释许久,据说重阳节吃花糕,缘于重阳登高的习俗,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。还有一点是,吃糕有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。突然明白母亲为何会重视重阳节,这是重视亲情,传达美好祝福的节日。

母亲的厨艺精湛,是村里公认的。连做糍粑都非常讲究。从选米、火候、熟度每个流程,都是经过母亲的层层把控,涂抹的酱料是母亲日夜熬制出来的“独家秘方”,香味令我垂涎三尺,糍粑从不拘泥一个样式,方块、竖块、圆形,甚至有不同花型,应有尽有。望着金黄酥脆的糍粑,我迫不及待拿起一块放入口中,香酥爽滑、满嘴芬芳,母亲见状,脸上漾起微笑,不停叮嘱:“吃慢点,沾点芝麻,更好吃”。

吃罢,我起身离开,母亲握着我的手,送到门口,眼神流露着不舍。“妈,回去吧!外面凉。”我回头向她扬手示意,母亲轻轻地应了一声。“妈,我俩做个约定,每年重阳我一定回来陪您。”母亲脸上愁云散去,笑意展面。“好呀,丫头,常回来,妈给你做爱吃的。”我低头看着手上沉甸甸、金灿灿的糍粑,瞬间,内心顿时轻盈。我知道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有母亲在身后默默守护和思念!此刻,我无比心安。

柔软的重阳

王军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的脾气,是非常不好的。

小时候住在偏僻的乡村,生活条件艰苦,家里的几亩田每年夏天都会被洪水淹没,基本上没有收成。父亲只能到外面打零工来养家糊口。生活的艰难、工作的辛苦,让父亲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急躁、甚至暴躁,记忆中,我只要犯了一点点的错,就会招来一顿打骂。

总被打骂,心里难免委屈,甚至对父亲心生怨怼,以至于很小的时候,就产生了要离开这个令我不开心的家的念头。上初中时,我就选择了住校,尽管家离学校非常近。上大学时,寒暑假都尽可能不回家。

这期间,父亲曾顶着寒风、冒着酷暑,不辞辛苦地来看我,给我送衣服被褥、送生活费,我也感动过,心疼他的不易,但由于他之前的过度严厉,我在心里,无论如何,也产生不了亲近感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,在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、娶妻生子,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,离开了让我产生不了亲近感的父亲。

然而,心里总是感到空荡荡的。于是,就买车票回家。但回家后,发现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我的假期,很短,不到十天。在这不到十天里,父亲从早上起床,到晚上就寝,都会盯着我,各种要求。更让我无法接受的,是我去看望族里的长辈,或与同学聚会,他都要管着,稍不如他意,瞬间就发怒,那种强势和霸道,让我每次都极不开心,甚至是含着眼泪再次离开。

及至父亲过了七十,我突然发现,父亲变得不像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了。

那年我回去,照例向他汇报看望长辈等相关安排,刚说几句,父亲就说,自己定吧。说完,就背着手,出门遛弯去了。

我诧异地站在那,不知所措,以为自己又有什么事做错了。

母亲见父亲走远,过来跟我说,老啦,管不动了。我还是有点不知所措。

母亲叹了口气,说,你总觉得你爸太严厉,可你哪里知道,他为此家操了多少心,吃了多少苦。以前他总管着你,是怕你走错路。这几年你爸总跟我唠叨,说以前对你太严厉了,他也不想那样,可他担心啊!现在你也四十出头了,他说,四十不惑,总算不用再操心了。

母亲的话,让我半信半疑。

今年年初,我再次回家。年近八十的父亲,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看到我,笑了笑,说:回来了!便不再言语。

我过去蹲在他身边,跟他说话。

父亲笑着,耐心地听着我说。听了一会,他突然伸出手来,我当时一愣,以为又说错什么话了。父亲却把手放在我的头上,轻轻摸了两下,笑着说,好好,去玩吧……

八十岁的父亲让五十岁的儿子“去玩吧”,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,也彻底明白了父亲。父亲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爱着我。如今,父亲老了,觉得终于可以卸下肩头和心头的重担,于是换一种方式来爱我了。

人生一路走到重阳,难免带着点凄冷的意味。父亲的人生,走到了晚年,却让我领略了另一种人生中的重阳风景——柔软的重阳!